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西漢年紀卷十四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武帝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獸一角而五蹄

若麋

蒲交反

然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作白麟

歌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
物博謀羣臣謁者給事中濟南終軍上對曰臣聞詩
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
越窺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

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匈奴隨畜薦居禽獸
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錢單于奔幕驃騎
抗旌昆邪右袵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
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

讀曰疲

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

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
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
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
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

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瘄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
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
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
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
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
於營邱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鵠退飛逆
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
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眾支內附示無外
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

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後越地

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爲中

竹仲反

本紀封禪書

司馬安爲中尉

百官表

十一月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謀反誅

本紀

先是淮南王安坐東宮召楚人

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

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

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

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

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

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秦爲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銷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

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奔走而東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大王不從臣計臣竊悲大王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

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
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正上書於天子曰淮
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子荼荼子太子遷常疾
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
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
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宏怨淮南
厲王殺其大父乃深搆淮南事於宏宏乃疑淮南有
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
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以漢廷治亂伍被曰

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
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
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措遵古之道風俗紀綱
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
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人降廣長徇開朔方
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
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卽有兵漢
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
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

將軍遇士大夫有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爲之用騎
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
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
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
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
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
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
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吳王至富貴
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王曰

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
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
潁川兵塞環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
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
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
據三山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
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
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也被曰大王
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

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
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于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
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錢
鑿棘矜也公何以言其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
道天下嗷然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今陛下臨制天
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
霆令雖未行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
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王以
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

按淮南王及伍被傳此下有王曰苟如公言不

可徵幸耶一段反覆百餘言此本不載當是脫落王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

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强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强江淮閒猶可延歲月之壽王

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卽許太子太子卽自刑不殊被詣吏自告與王謀

反吏捕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行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

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法論國
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
能相教皆當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

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

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宏廷尉湯等以

聞淮南王伍被傳通鑑時田蚡已死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

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報天子皆

以爲是五行志史記儒林傳又令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

王安自到殺國除爲九江郡淮南王傳岸頭侯張次公坐